

# 论城市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及新发展

## ——以武汉市调查为例

郭松江

**[摘要]**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失地农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对武汉市失地农民生活方式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其主要采取以亲缘地域为主体、经济发展扩散型及传统现代相融合的生活方式。其特征是一定程度上的陈旧单调性、封闭分隔性和对外排斥性。新的历史时期,失地农民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其主要变化是生活方式的阶层融合化、形式多样化和创新开放化。在小康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深入研究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类型、特征及新发展,对促进他们角色的转换,提高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失地农民;生活方式变迁;新发展

**[作者简介]** 郭松江,中南民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9)08-0132-04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阶层随着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消失而成为城市市民的一员,这种改变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其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化。本文以问卷调查、访谈和材料分析为主要形式,对武汉市部分失地农民生活方式进行了调查,通过深入解析他们生活方式的类型、特征及新发展,从中总结经验,促进失地农民生活方式上形式更新颖、内容更文明、发展更现代目标的实现。

### 一、城市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类型

从武汉市失地农民生活方式调查中发现,其生活方式由于受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双重影响,依然处在新旧交替发展过程之中,在实际运行中,既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方式,也有与新时代新方式的融合互动。其生活方式的新旧相融性非常突出。

1. 亲缘地域为主体的生活方式。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到2020年将出现约1亿失地农民。据武汉市2006年统计年鉴显示:2001~2005年,武汉市耕地面积减少了8360公顷,造成

10万人失去土地,而且每年以2.5万人的速度增加。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身份发生了重大改变,伴随其间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武汉市失地农民生活方式调查中发现,由于受传统居聚结构的影响,失地农民以亲缘地域为主体的生活方式仍然占据主体地位。武汉市农业人口,一部分是靠近城市中心区以农业为主兼营它业的农民。这一部分随着城市的向外扩张,最早成为城市市民的一员。另一部分则是城市边缘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纯意义上的农民,随着城市圈扩大失去土地而成为新市民。无论是“城中村”还是边缘地区新组建的村民社区,他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以亲缘为纽带、以地域为空间的主导方式。其社会基础取决于“村民们由于各种复杂的亲属和联姻关系,每户村民至少与20户村民具有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sup>[1](P85)</sup>。其主要特征:一是生活联系对象是亲缘家族间的往来,这与其传统的以血亲为纽带的居聚和与旁系人的联系较为松散有密切的关系。二是活动空间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这与其生活地域活动范围与城市文

**[基金项目]** 2008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武汉城市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生活方式变化研究”立项号:(08052)

化、经济相对隔绝有一定的关系。三是交往范围和方式选择非常单一,就是较为固定的走亲访友,与外界社交活动存在相当大的障碍。这与其受到亲缘地域活动条件的限制有很大的关系。从时代特点看,这种方式与城市现代生活之间有很大的隔绝性,直接影响了失地农民生活的开放性,必须采取措施,改变其方式形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 经济发展扩散型的生活方式。由于受主客观条件影响和限制,失地农民基本上采取经济被动的依赖型方式。即国家土地安置费和各种福利补贴是生活主要来源。随着他们融入城市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政府对他们在住房、就业和医保等项政策上的逐步落实,其生活来源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先单一被动型方式逐渐演变为经济扩散型方式,由村落走向社会,所采取的形式也日益丰富化。从发展实际看,这种扩散性经济方式经历了几个时期,有着较为特殊的发展轨迹。一是转型初期。他们的思想还不适应身份的改变,对如何适应新的生活和创立新的生活方式还没有信心和勇气,绝大部份还停留在啃老本吃福利的生活状态。二是转型成熟期。由于与城市生活密切接触,他们开始全面融入城市经济领域,“他们告别家中待业,开始面向市场,面对竞争,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明世理’的新型农民以崭新的生活方式活跃在现代化生产建设的各个领域”<sup>[2]</sup>。三是转型深化期。随着经济扩散的深化,失地农民经济扩张意识日益增强,生活和经济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形式上也越来越多样化。这种扩散性方式从宏观上打破了原有生产方式狭窄的范围,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更重要的是在生产方式转变的同时,他们的经济进取精神也不断得以增强和发展。

3. 传统现代相融合的生活方式。失地农民由于身份的改变。他们迫切需要寻找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融合点与切入点。其生活方式主要特征是物质文化生活的守旧性与新生活新方式的追求性交融在一起。主要表现;一是物质上既有依赖于单一经济来源方式的惰性,又有主动融入经济社会的开拓性。二是文化上既沉迷于传统的精神领域,又有追求现代生活的渴望性。三是观念上既存在传统的守旧性,又有追求新事物的探索性。近年来,这种新旧交融方式逐渐发生了重大移位,正朝着现代生活方式演变和发展。在对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的调查中发现,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洪山区青菱乡有“8000余亩土地被征用,2900余户农民

失地搬迁。青菱乡对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等开展非农职业技能培训,5年来,累计开办各类培训班20余期,培训农民3500余人,同时大力发展制造、物流产业,建成两个工业园区、八大专业市场,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3000余人”<sup>[2]</sup>。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失地农民在经济方式上的巨大变化,使他们与现代的经济方式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其文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原来一些所谓的“麻将文化”、“纸牌文化”甚至包括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主流文化意识的融入,如科学技术的学习、精神文明的弘扬、法律知识的普及等等。这些新观念新方式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使他们突破原有方式桎梏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 二、城市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失地农民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与城市融合过程中,传统思想观念和旧的习俗对他们的影响还非常深刻。从其主流生活方式发现,原有传统观念还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与现代生活的融入和结合。

1. 生活方式的陈旧单调性。由于传统习俗影响,失地农民乡土观念和怀旧心理十分严重。生活方式与城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一是生活观念上的陈旧性。与城市市民相比,在子女教育、择业就业、经济方式、社会观念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他们更多的还停留在原有思维方式里,满足于现有生活方式。如何更努力地去树立积极进取的精神、创立新的生活方式,还做得很不够。二是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性。失地农民在转化为市民过程中其潜意识里还认为自己是农民,小农意识和自卑思想还非常严重。这在相当程度上使他们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和误解,与社会主流文化很难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存在着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不是靠身份的改变短时期内就能完成的,这也是当前研究失地农民转型过程中思想价值取向的重要课题。三是谋生方式上的低层次性。由于历史原因,失地农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都较为困难,赖以谋生的手段还比较单一和低层次化。通过对武汉市洪山区和江岸区两个“城中村”18户53位原住居民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一是53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76%,大专以

上学历仅占6%，文化层次的偏低，决定了他们与社会高端行业的分离。二是18户居民中95%以上是通过房屋出租作为经济的主要来源和补充，其它经济收入还很欠缺。三是53人中90%以上从事，小餐饮、小商贩、送报纸、打零工等社会经济层次较低的行业。而从事其它诸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垄断行业职业的仅占10%不足。

2. 生活方式的封闭分隔性。由于长期形成的亲缘地域关系，失地农民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与外界的隔绝性。这种分隔性导致了他们思想和行为上的封闭性。无论是“城中村”还是新组建的村民社区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一问题。具体表现是“城中村”或社区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自成体系相对闭塞的生活空间。其特点：一是物质利益关系的组织性。组织对村民各方面的保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村民可以万事不求人，其依赖性非常强烈。二是血缘地域关系的亲密性。由血缘关系产生的纽带异常坚固，且具有相当大的排外性。正如著名人口学家费孝通教授指出的，“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sup>[3] (P30)</sup>。三是社会交际关系的狭隘性。由狭隘性导致对外交往的审慎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其对外交往的范围和交往程度。正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封闭性还很难在较短时间里得到彻底改变。近年来，随着“城中村”和村民社区建设的加快，失地农民生活封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松动。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洪山区有66个‘城中村’，已经综合改造29个。徐东村、井岗山等4个行政村规划编制已经完成。团结、洪山、北港等6个村综合改造正在实施。胜强、横堤、土桥、朝阳等12个行政村也纳入了发展规划”<sup>[4]</sup>。随着这些工作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失地农民生活意识的转化，原有封闭分割性的生活方式开始被逐渐打破。

3. 生活方式的对外排斥性。失地农民在生活转轨过程中，由于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尤其是与城市诸多方面不相融而导致思想行为与外界的对立，这是当前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突出的特点。从长远角度看，也是构建和谐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这种对外排斥性从深层次原因分析，是由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方面因素构成的。一是从失地农民自身看，长期的城乡差异使他们与市民之间的误解相当深厚。有些“城中村”居民甚至与周边城市居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同时，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和与城市市民交往

中，农民传统观与城市习俗观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他们还很不适应这种变化。由于他们内在的文化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迅速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之中，身份改变后的无所适从决定了他们对外界的警觉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外排斥性。二是从城市居民看，由于文化和习俗上的差异，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性，在谈到失地农民时总把他们当作外人看待，客观上加大了他们之间的冷漠程度，使他们始终处在相对隔绝的状态。总之，在旧观念受到冲击而新观念尚未形成的状况下，相当部分失地农民从文化到心理都处在迷茫状态之中，对身份的转换还很不适应。其直接后果就是与周边生活环境的不相融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甚至产生思想上的对立。从这个角度出发，必须加大消除隔阂的力度，使失地农民尽快与城市发展和市民意识融合在一起。

### 三、城市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发展

在小康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失地农民已经与城市紧密融合在一起。随着角色的转换，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意识、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促进了他们文化意识和思想素质的全面提升，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

1. 生活方式的阶层融合化。阶层融合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也是失地农民角色能否成功转换的关键。因此，失地农民必须尽快转变观念，加快与社会阶层的融合，这也是失地农民生活方式改革的重要方向。在对武汉市洪山区调研时指出，要“按照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以实施城中村综合改造计划和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为契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sup>[4]</sup>。这里提到的缩小城乡差距，不仅仅是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观念上、行为上加速失地农民与社会阶层的融合，使他们的思想更加符合市民角色的要求、更加符合阶层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城市文化的要求，这是实现失地农民身份转换和迅速融入社会的根本之所在。为了加快失地农民与阶层的融合，武汉市决定“用三年时间拆完二环线内城中村，同时54个城中村的改造时间表也已经确定”<sup>[5]</sup>。在这个过程中，失地农民要尽快转变观念、努力学习，积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城市规则，将城市新理念和良好习俗融于自身发展过程之中，最终实现阶层的大融合。从

目前看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是失地农民十分注重与城市的融合互动。从生活习俗、文化氛围、思想观念等方面更多的去学习城市,在学习过程中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二是自觉地把自已融入到社会各阶层当中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失地农民融入社会阶层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特别是他们的年轻一代,在许多方面已经很难分辨出与城市其它阶层的区别,这本身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 生活方式的形式多样化。新的时代、新的发展都使失地农民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表现为:一是物质生活形式的多样化。具体反映在失地农民物质生活形式上就是他们衣、食、住、行的巨大变化。衣更现代化、食更丰富化、住更舒适化、行更便利化。如武汉市黄陂区刘家山村“8米宽的公路通到村口,107户人家都用上了自来水,村里还用上了标准的垃圾桶,经过改造,老房子恢复了韵味,村里公厕也建得古朴别致”<sup>[6]</sup>。武汉市江夏区魏集村“入村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公路,半坡上是一座15米高的水塔,青瓦白墙的房屋整齐排列,房屋四周环绕的是各种果树,屋顶是太阳能热水器”<sup>[6]</sup>。这在改革开放前几乎是不可能的。用魏集村村民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的农村越来越像城市了”。这些变化充分说明失地农民物质生活形式已经有了全新的内容。二是文化生活形式的多样化。失地农民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已经日益与城市现代文明融合在一起。最主要的表现是突破了原有较为单一的低层次文化形式,而代之以文明科学的新内涵新形式,如破除封建迷信、树立文明新风、社区文化建设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等。更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引入“城中村”和村民新区的建设,如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等,这些新内容新形式极大的促进了失地农民思想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

3. 生活方式的创新开放化。在小康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失地农民生活方式与原先相比最大变化是突破了重重障碍,由封闭落后走向创新开放。2008年通过洪山区107份(次)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失地农民对现有物质文化生活的满意

度在不断提高。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内容上更新颖、更生动、更科学。传统的小农意识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彻底改变,代之以农民优良质朴方式与城市现代主流意识的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失地农民生活方式被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极大地鼓舞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信心。二是形式上更多样、更丰富、更实际。原有单一陈旧的方式被彻底打破,用更丰富多彩的形态去充分展示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激励他们与社会其它阶层一起,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勇气。三是发展上更现代、更开放、更活力。落后的物质形式和思想意识已经被新的时代精神所取代。新的历史时期,失地农民绝大部分已经融入到城市和社会阶层之中,失地农民这个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注入了新的内容。在促进他们生活方式转变上要敢于创新,要有新意志和新精神。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sup>[7](P12)</sup>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的今天,要加快失地农民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与城市的密切融合,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原有生活方式上的落后性和不足性,就必须创立文明、科学、发展的生活新方式。实现失地农民由传统生活方式到现代生活方式及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使他们与社会所有阶层一起,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翁。

#### [参考文献]

- [1]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武汉城镇化进程中从“失地农民”到“市民”[N]. 湖北日报,2008-02-12.
- [3]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武汉市·洪山区情[N]. 洪山区经协办,2006.11.28.
- [5]梅军. 54个城中村改造时间表确定[N]. 楚天都市报经济新闻,2009-03-29.
- [6]让广大农民得实惠—武汉市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追踪[EB/OL]. 新华网, www.xinhuanet. con. 2006-03-02.
- [7]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舒生]